# 禮記補注

# 禮記補註卷三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明堂位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昧取閑其冥昧之義任者取縻以恩信之義

復廟重檐刮楹達鄉

屋亦謂之廟復廟重屋也檐俗作簷所以蔽風雨俗稱捲棚刮楹摩刮其柱也達鄉言窓牖皆向明使通達也陳氏以為四户八窓相對故云達鄉似

鑿

俎用梡嶡

有脚曰梡脚中央横木曰嶡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中庸陳其宗器此之類也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鐘周禮皆作鍾古字通用其實鍾酒器六斗四斛為鍾鐘樂器也二字不同垂作鍾無句作磬見世本無句即叔名也女媧說文古神聖女也始制笙

喪服小記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至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陳註謂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巳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又註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適子之為適士者一固祭祖及禰矣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明其宗有在也又註下文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言未仕者意以士止為小宗不得為大宗以士無祖廟也按荀子士有常宗楊倞註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

宗百世不遷之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為大宗矣即以本記言之士攝大夫牲宗子其義可知矣又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言庶子不得祭此二者以巳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巳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巳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考鄭氏註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孔氏疏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又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曰孝子某薦其常事註言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又曾子問曰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註言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及介子某而已據此是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

廟而為宗子者矣大若謂有祖廟乃得為大宗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止為小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為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宗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為大宗乎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昭穆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陳註引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廟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祔之耳按所謂不得祔者祔於先君之廟也為壇以祔之說經無明文見於漢唐諸疏此節專言祔廟言妾死則祔於祖

之妾廟也禮祖廟三昭三穆惟廟有昭穆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言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以昭穆之次不同列也雜記所謂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是也廟中尚有昭穆之妾何云無廟並不言壇壇則有何昭穆之有不世祭謂子因祭之至子之子乃其妾祖姑祭之亦可不必世世祭也

士不攝大夫上攝大夫唯宗子

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如宗子是也

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今婦人書皆言某氏禮言婦人如不知姓又買妾不知其姓蓋殷以前六世則相爲昏周以後即不然也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孔疏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干者從下而上之義陳註謂大夫三廟士

二廟二廟不敢私自舉行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殊未明晰

殊徽號

徽號之所始所以殊其旗之名非殊其旗之色也

徽一本作禕見釋文

服術有六

言服之法有六也六曰從服而從服又有六鄭疏謂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按其一乃屬從其二為徒從鄭誤也

少儀

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馬資如今云路費

執箕膺揭

陳註揭箕舌也謂今之箕口汜埽即洒埽言延漫其水以埽之也註訓廣埽未確

不擢馬

馬投壺之算今謂之籌馬以象牙雜骨及竹木為之擢取也言三馬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應取彼一馬以足已三馬不擢不敢取尊者之馬也

刀卻刃授穎

按陳氏一訓穎為警枕一訓穎為刀鐶同一穎而兩訓非也穎即史記脫穎而出之穎錐柄也字从木不从禾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

凡腹之下肥曰腴腴魚腹也

君子不食圂腴

犬豕腸有似人穢故不食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本末謂顛與頭須也葱薤可以止卧故君子食之

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

菹酢菜也生釀之使阻于寒温之間不得爛也野豕山豬也軒音憲切肉大如藿葉曰軒聶與牒同薄切肉也不切報切也麕麞也麕牡麌牝麜其子肉可為脯辟雞膾名宛脾即脾析牛百葉也見周官醢人釋文徐讀蒲佳反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臑亦作胹楚辭肥牛之腱臑若芳些是也陳註訓

臂腳則臂又何訓或止訓腳則牖說文止訓臂又難解也今人謂一枚為一箇箇字五經中始見此

馬不常秣

常嘗也古通用

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古今注塾之為言熟也詳熟所學之事也在巷門之側孟子庠者養也養育人材也術有序陳氏註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卿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按周禮

卿大夫實無此文陳氏誤記也術業也儒行營道同術是也管子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左思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是也本與遂通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不當訓州亦陳氏誤記序學也學長幼之序也古者東西牆謂之序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比年每一年也中年中隔一年也今謂入學為入庠考校為考試是也

夏楚二物

陳氏訓夏榎也按夏楚作榎楚皆俗字榎同檟楸

木也按詩大雅不長夏以革王博士云夏用木革用皮皆鞭朴之用則夏不論何木皆可為之詩言刈其楚即杜荊也多產楚地故名古者刑杖以荊故字从刑其生成叢而踈爽故又謂之楚

呻其佔畢

呻莊子所謂呻吟裘氏之地之呻也呻一本作菒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冶與裘弓與箕絕不相謀也而相悟言學者貴於善悟也

樂記

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

陳註成方猶言成曲調也竟以樂府曲調爲樂非方比也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也故下云比音而樂之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是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陳註引方氏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按此但泛言不知音之人近於禽獸即曲禮以自别於禽獸之謂不必如此帖滯說也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疏越即清越以長註謂越為瑟底孔未聞三歎即
詠歎之歎訓作三歎息非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

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以敬四海之內

禮毋不敬言一以敬行於四海之內也應氏以四
海之內悉在合字上非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謂舞也綴表也兆行列也表其行列也即後治民
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樂必

有舞故亦曰樂之文

春作夏長至制禮以配地

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春作夏長爲仁樂近之秋斂冬藏爲義禮近之乾主春夏故樂以應天坤主秋冬故禮以配地如此解較直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夔始制樂一句以賞諸侯一句言樂始於夔而諸

侯有德者賞之以樂王氏謂夔制樂豈專為賞諸

侯此處皆無義理謬也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引聞謚以比觀舞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百拜甚言其多非真有百拜也

寬裕肉好

肉言音之洪美也又見史記樂書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

土敝惡土也水煩熱水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成文成五行之色也從律從八卦之風也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
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據此則俳優雜戲蓋古有之矣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
薊一作續祝一作鑄未及下車而封及下車而封甚言急於解散紂虐之意非有先後也
名之曰建櫜
建應作鍵鍵以韜弓櫜以受箭左傳右屬櫜鞬是

也讀建爲鍵訓作鎖非是

倨中矩句中鉤

矩之直者曰倨折而衡者曰句磬有倨句戈亦有倨句詳周禮冬官考工記陳氏謂倨爲微曲句爲甚曲非也

雜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陳註三年喪練後升數與大功同故名功衰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及父皆庶人不得立

祖廟故曾祖之妾孫為之立壇而附之若巳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附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與按此乃孔氏疏按疏有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為祖立廟語尤為詳而未引其名氏乃陳氏摘入也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奧處故曰陰童甫字也未成人則不稱名不以廟名也

秋梲素沙

揄狄即摇翟畫雉以為文章內司服六服之一也素沙今之白縳也周禮內司服素沙以白縳為裏使之章顯今世有紗縠者出於此言自摇翟至稅衣皆用白縳為裏也白縳陳氏以為白絹沙即紗

疏布輤四面有章

疏布麤布也輤載柩車蓋也殯謂之輤葬謂之柳大牛車為柳葬車亦謂之柳章音障言四面有障布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

暢鬱也椈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臼用以

檮欝見埤雅枇與杙同即七也所以載牲體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陳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
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服也註言今之喪既服穎
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
母之服今有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
父母其禮亦然按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穎以前
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
說非謂既穎而值前喪一期再行也玩上節有父
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可見未沒喪謂在大祥後小祥前也

謂不得服祥以母未葬祥祭用吉服也纇音類似

苧可績為麻無葛之地即用纇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逸民此又有大連亦如叔齊之有伯

夷也言東夷之人而能如是也

見似瞿瞿聞名心瞿

似似父貌也名似父名也免喪之禮容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鑿在到切孔竉也不音鑿鏨之鑿當覆尸巾而對口鑿一孔竉以含飯也記士僭大夫飯含之禮由此始

無鹽酪不能食

酪陳氏引說文以爲乳漿按禮運以爲醴酪酪蒸釀之以爲酢截漢食貨志殺民煮木爲酪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言功衰乃末服可用杏酪也今猶用之杏酪可卒辦乳酪不可卒辦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陳註所謂哭而不偯雜記云童子哭而不偯言未能成聲直遂其哀而已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書

士喪禮儀禮篇名據此則儀禮在諸禮之前爲孔子所授書矣論語孔子不見孺悲又何也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

言不爲救火而來者不拜也此應是論語孔子退朝時事

成廟則釁之

此下刲羊刲雞皆釁廟之禮也衈耳旁毛也音二

喪大記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論語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是也手與守義相

近

無林褆則狄人設階

狄即翟也祭統翟人樂吏之賤者也即此

浴水用盆沃水用枓

枓㪺水器也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

主㪺音拘挹也

朝一溢米暮一溢米

孔叢子兩手曰掬一手曰溢

甸人取所徹之西北厞薪用爨之

古人於死者正寢亦謂之廟厞西北隅幽隱處也

陳氏引舊說厞是屋簷非

小臣爪手翦須

周禮凡攫䦨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註爪手足甲也按爪古作叉本為抓爪之爪非手足甲也此言爪言去其手之爪也義各不同

用牛骨鐍

陳註鐕爲釘按說文鐕可以綴物者言大夫用元綠貼棺以牛骨綴之也君用朱綠雜金鐕亦同石梁王謂用牛骨爲釘不可從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

鬊古文作以翦餘髮也綠與角通棺內角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四種二筐加魚腊焉

註熬以火爓穀令熟爓俗作炒種分黍稷稻粱以次遞減故曰四三二棺內用熬及魚腊陳氏謂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故梁王氏謂不可從按

古人制禮之意殆以食死者恐鬼其餧而也若謂
食蚍蜉豈不思反招蚍蜉之食尸乎愚竊有疑

素錦褚加僞荒

椰車上覆曰荒荒下用屋曰褚僞與帷通用

魚躍拂池

註訓為銅魚疑雉幡下所懸如龍帷三池然車行
則動搖而拂棺上之竹籠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至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

陳氏云此章二輴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輇船音然
以櫝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

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
音君葬用輴音春同一輴字而作兩音向竊疑之
考輴與輇同不與輇同輇與輲諸書多混纒眯目
今辨之輇音船說文蕃車下庳輪也一云無輻車
也斫直木爲之輲音遄有輻者別用木爲之輲是
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輇是也輲可載柩雜記載
以輲車是也輇不可載柩止可約輴集韻車約輴
是也輴亦音椿周禮孤乘夏一日下棺車說文約
輴約謂刻飾之也今輴本作篆謂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引作夏輴音不同而義同古字或通用也然

則輴當作軹明矣鄭氏謂輴當為軾以輇車之輇以為聲之誤也注又謂國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亦非國者言一國所用之車也自應从王氏讀如字碑即檀弓豐碑桓楹也注用大木為碑空其中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一頭遶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棺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通曰碑桓郵亭表如今橋旁表柱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陳氏云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按虞安

也即儀禮士虞禮之虞也筐即前四種八筐言君則椁棺內俱安四種八筐大夫則棺內安三種六筐椁外亦安之不于椁裏也士則止于棺內安二種四筐外則不虞筐也如此解似近之陳氏于筐止註置之棺旁不表內外且云筐同異未聞故于此宜不錄也

祭法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註宗皆當為禜字之誤按左傳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壇域也設緜
蕝為營域以禳之是除去凶災之祭也陳氏謂宗
之為言尊也未合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

鬼精魂所歸也人死始化為鬼既生魄又生魂魄
人陰神魂人陽神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居滿百家得立社為衆特置故置社按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左傳閔公二年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杜預註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孔頴達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為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為中門内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雒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中中門之內可知今陳註所引以為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國社在公宫之右又云王社所在書傳無文皆未詳悉

泰厲　公厲　族厲

周禮司厲註犯政為惡曰厲泰大也公諸侯之公也族大夫之族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

厲左傳作列

祭義

風炭以食之

今人呼爲風乾是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

單盡也方氏云三月非歲盡之時然蠶成之時若孟夏稱麥秋按今俗有雙月單月之稱則疑以三月爲單月也

祭統

舞莫重於武宿夜

疏云皇氏云師說詩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

止宿夜士卒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陳以二代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按宿夜二字不連上應包上祭有三重言之言宿夙也又肅戒也言當給事先於夙夜告戒之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

畀使也畀及賤者祭以有事為榮也

草艾則墨

墨五刑之一鑿其額涅以墨書言草而刈之則以墨也

公曰叔舅

按孔悝於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也今反謂舅是古人稱甥亦謂之舅也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亦一證也

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經解

故詩之失誣至春秋之失亂

石梁王氏謂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豈遽以此教人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疑非孔子之言非也詩與書樂易禮春秋皆古有此書孔子因病其愚誣奢賊煩亂之失故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如今所傳雖經秦火非其全然聖人所作與天地並行非秦火能

燼流傳異聞則有之未必皆出漢儒手也石梁皆疑非孔子之言誤矣若今所傳五經但失樂而已此皆經孔子所作自無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若孔子以前已有六經非有此失孔子何必重加釐訂乎王氏以春秋易未出而孔子非之謬矣

差若豪氂繆以千里

氂古與釐通十絲曰毫十毫曰釐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

算謂算其三月五月期年三年之期也一本此下

無備其鼎俎四字

午其衆以伐有道

午交橫貌猶言分布也故一縱一橫曰旁午謂其衆縱橫以伐有道之國也陳謂與迕同爲違逆

衆心迕迕

仲尼燕居

倀倀乎其何之

倀狂行不知所如也

非燭何見

古無蠟燭凡言燭皆火炬也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夔以樂稱遂為樂所掩非真不達禮也

孔子閒居

聖敬日齊

齊亦作躋

神氣風霆

四字疑衍

負牆而立

負牆以背貼牆猶面牆以面向牆也

坊記 以下表記緇衣三篇如出一手皆子思東川子之言三子而坊記皆作子云且[illegible][illegible]

此有小雅不懲如此齊同且中有子曰下又引論語王氏以為非孔子之言是也此三篇必出一人之手所成而小戴采入之如采呂不韋月令是也坊取譬則坊與之坊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此逸詩句也盍旦月令作鶡旦因求旦之聲得名亦作曷旦又作鶡鴠鶡音侃

復無咎言

詩作體言所履無咎亦通

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戲即今之戲矣老萊斑衣之舞是也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鄭云陽侯繆侯兩君之謚其國未聞石梁王氏謂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弑君按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註陽國名也或為陽侯溺水為海神故云陽侯之波繆未詳此章言男女不交爵下言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者兩君相見之禮也其事必起於大饗之交爵矣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易今本無凶字

寡婦不夜哭

為其近於有所思也

壻親迎見於舅姑

據此則男子亦謂妻之父曰舅姑成氏云但加外字不必也

表記取第十章仁者天下之表以為篇名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明黃道周謂取于八尺之表皆非也篇內稱子言之者八子曰四十有五此上原本有中庸二十一章今取入四書篇內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

言盡不歸乎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可也註引潛雖伏矣未確

無能胥以寧
書作罔克胥匡以生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望大利小利謂行其言則有益於天下有益於一
國非謂大祿小祿也呂氏註謂大小祿非也入一
本俱作人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枝葉言暢達其所行也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淡即水甘即醴水性淡故味不壞醴性甘故味壞

緇衣 緇衣第二章 好賢如緇衣之緇衣以爲名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絲緒也綸綱也綍引也此言由小而引大也註引棺大索以解綍字此擬失倫

苗民匪用命

命書作靈

有梏德行

梏詩作覺

尹吉曰惟君躬先見於西夏

吉古文告字之誤篇內二見皆作告尹誥也天當

爲先字之誤見一作敗邑一作予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亂百姓

緇衣音義云此亦逸詩也上五句今詩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按上五句或孔子刪之也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雅書序作牙牙雅假借字也夏日周書無日字鄭氏謂資當爲至按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陳氏謂鄭不取書文乃讀資爲至今從書

以資字屬上句是也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大學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

此句鄭氏謂古文爲割申勸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文王之德三本互異古文宜從之按割申勸古文篆字似周田觀

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

論語作不可以作巫醫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

敬

事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按此文與今商書煩簡大異首句無字書作罔此句下書有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下二句同但事煩書作禮煩此必記者引書有誤如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文義方順今作純而祭祀是為不敬幾不成語毋論純作醇既曰純矣而又云不敬此誠何解遼者氏立三句乃古之逸書與

恒其德偵

偵易作貞

奔喪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見星猶戴星也言天未明有星而行天既昏有星而舍今俗云兩頭黑言心忙意亂故夜行也

襲免經于序東

此父喪同但加免少絞帶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遶於髻也此

適子之禮

相者告事畢

相者如今稱禮生檀弓杜橋之喪宮中無相以沽也言不立相侍故譏其粗畧沽音古粗也

所識於野張帷

所識即今言一面之識於朋友較輕則張帷哭之而已

問喪以下問喪閒傳三年問三篇皆小戴為經作傳故用傳曰又名閒傳皆至情至理之文

雞斯徒跣

此雞斯乃笄纚聲之誤也與犬戎雞斯馬讀本字

不同言孝子先去冠露首也徒跣不著屨露足也

傷腎乾肝焦肺

腎水藏也故曰傷肝木藏也故曰乾肺金藏也故曰焦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

袒肉袒也婦人不肉袒固也何以記按釋名袒汗衣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古人衣制詳於外而略於內意袒即見汗衣之謂非露肉體也不宜袒謂婦人不宜見汗衣也未知是否爵雀也小跳也如壞

牆然此發胸擊心之聲也

然則秃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

頭無髮曰秃足偏廢曰跛身不仰曰傴三者非不

使備禮不能備禮也註家謂憎其醜則然秃傴跛

豈遂不在人類乎

服問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皇大也恐其嫡女君故云大姑註作皇為君則是

有天下之稱大於帝矣稱妾為皇姑又何以處姑

乎

麻之有本者續三年之葛

言麻帶不必斷本可以留爲絰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言五刑準五服之制也按辠正字秦始皇以其似

皇字改爲罪

閒傳此應併入服問而另列篇者以在喪服輕重之間今作附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陳註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按紡絲而織爲紗

輕爲紗重爲縠紗以名絲不以名麻

紗者包重者特

輕謂齊衰重謂斬衰包兼服特獨服

三年問

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啁噍鳥聲也音輈遒

若駟之過隙

駟與駒同

深衣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陳註引楊云說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

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

續猶屬也袵在裳旁者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袵續謂連裳旁兩幅又引衣圖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為續袵覆縫為鉤邊要縫半下以為衣玉藻縫齊倍要是也按說文袵衣裣也裣即襟衣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袵說文以衣襟為袵則不獨裳為袵矣又爾雅曰執袵謂之袺扱袵謂之襭李巡曰袵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袵不獨旁矣然方言褸謂之袵注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袵義正同又

云或曰衽裳際也則是兩旁矣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也今云皆名為衽殆不深考玉藻衽當旁之義以啟後人聚訟特詳辨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此節不言尺寸皆以人身之長短而言也故就肘
脺脇骨分之以尺寸古今有異而人則大小長短
可稱體裁衣也袼一作胳腋下也肘或作腕手腕
也肘手腕動脉處也故言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人身備四時之氣故象四時為之袂袪口也袷曲
領也玉藻袷二寸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是也縫
在背故謂之負下齊裳下邊也取其齊故曰齊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註緣裼也在幅曰緈在下曰緆方氏慤曰衰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廣寸半袂也緣也邊也三事也而皆用純純衣之緣也

投壺古禮雖不可考而投壺則今猶存觀此篇可見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矢用柘與棘不去皮中謂刻木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勝算也士鹿中大夫兕中壺之制見後段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

某有枉矢哨壺

矢言不直壺言口類皆主人謙詞也

順投為入

矢本先入為入謂之順矢末先入則逆也不釋算

猶言不上算

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算謂之馬馬所以習武故為此後人打馬圖本此

從從其手以取之不言奪示讓也慶賀也不勝者

罰爵勝者正爵

二算為純

此句又見儀禮鄉射禮言入算得二算為全也

請奏蘀首

射義蘀者樂會也蘀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射義所引曾孫侯氏八句疑皆蘀首詩也

賜灌

今人謂虐飲者曰灌不勝當罰故言賜灌勝當敬故言敬養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言因人數多少如客四主亦四是也前言東面執八算興則其全數也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

矢雖有長短皆去賓主之席各二丈半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有室堂庭之分者以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各向明而投也舊註在司射進度壺下今移於此段

毋踰言若是者浮

踰一作逾浮一作匏以浮為匏見淮南子註按浮罰也爵名也出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即此浮也

魯鼓薛鼓

投壺有命弦之禮故記者附圖鼓於魯薛令弟子辭之後常樂令人造鼓鞸之樂鄭氏謂〇者擊鼙〔〕者擊鼓是也

儒行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韞匵而藏以待價不自衒也

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

按下二句應承上言讓陳氏註以容貌言

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不爭見愛其身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非但恕也

多文以為富

文文籍也即今經籍文字

鷙蟲攫搏

凡鳥之勇猷之鷙者皆曰鷙月令鷹隼蚤鷙曲禮

前有鷙猷是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城上守禦望樓亦曰櫓

篳門圭窬

窬應作竇窬穿牆為户如圭故云圭

雖分國如錙銖

言夷然不屑如錙銖之不足較也此言夸大石梁王氏謂儒行為戰國之士所言此類是也

不敢以儒為戲

戲玩弄也言不敢玩弄儒也

冠義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不載

筮日筮賓

內卦為己身外卦為他人冠成人之始為己身故用筮不用卜

昏義

御輪二周

二周三匝也

以著代也

言將冢事使主代於外婦代於內故於親迎也父親醮子而命之也其執見也舅姑共饗婦甚重之也代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重之甚矣昏禮之大也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所謂家教也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也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也治國陽事也齊家陰事也蕩洗其無道之行如親小人遠君子之類是也

鄉飲酒義

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三光即心辰伐辰北辰三辰也月之輪廓無光之處名曰魄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明讓則魄見不讓則

不見故也晦月盡也月光如灰故曰晦朔一月始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月之始日謂之朔書上日即朔日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四面揩東南西北言象四時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故也

烹狗於東方

東方生氣也順生氣以養賓也古人多用食狗見於內則取義如此今人以狗有功於人多不入食較古爲是

射義

諸侯以貍首爲節

註云曾孫侯氏是也呂氏引原壤歌非詩見下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此貍首詩也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

射者各射巳之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陳氏註鵠小鳥難中故以中爲儁未聞

弧蓬矢六

以桑爲弧以蓬爲矢六者六矢也以之射天地四方故用六弧則一也

燕義

庶子官職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

庶子見周禮夏官諸子職掌其戒令以下十九句皆周禮文記者引之也

再拜稽首

稽古本作䭫

聘義

米三十乘禾三十車

來車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此言聘射之禮故兼射言之射禮諸侯先行燕禮大夫先行鄉飲酒之禮故有之聘則聘享請覲後有酌醴禮賓事不至飢渴也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勝一本作陣

君子比德於玉焉

比德於玉謂如詩溫其如玉如圭如璧之類陳氏

謂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禮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拜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則單以器言非君子之比德也

喪服四制 四制即篇中恩制義制節制權制也

毀不滅性

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也即禮所謂毀瘠不形毀不危身也

苴衰不補墳墓不培

麻之有子者為苴苴絰與苴杖皆斬衰之服所謂苴惡貌也言聽其如苴之黎黑故不補邱壠一成不再加土古不脩墓故也

或曰擔主或曰輔病

擔扶也輔佐也言杖所以為爵而設無爵而用杖必假主與病之名乃可也

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至善之故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高宗事見於禮記者三檀弓坊記及此與論語各不同而三年不言乃讙則一論語則止有三年不言一句讙謂一言而人心讙悅是未嘗不言也此言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是但言之不文非不言也皆於論語有異而此段言高宗諒闇之事而明其謚法之所由尤詳諒作梁闇作廬謂有楣梁之廬也然而言不文者謂言而已無詔誥之文詞於臣下也